再绘危机浮世绘

去年，《金融与发展》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人，记录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的不同影响。随着衰退的减弱，我们再次对其进行了采访，看看他们在过去一年是如何应对危机的。

危机带来的变化使某些人的生活完全颠倒。在日本，前汽车工人佐藤一泽靠政府救济度日；在西班牙，房地产经纪人圣地亚哥·巴埃纳曾一度干得很好，然而如今房地产业正面临着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抵押房产；在海地，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使得金融危机成为次要的话题。

对于其他人来说，逆境意味着新的开始。在阿根廷（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码头装卸工人古斯塔沃·拉米雷斯成为了贸易工会的一名官员；在科特迪瓦，可可种植者伊尼亚斯·科菲·卡斯忙着参加国家选举前的各种活动，没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在纽约，施特尔·帕特尔找到了新的工作——研究就业市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中部分人的故事吧。

佐藤一泽住在日本横滨，靠政府救济度日。

日本

情况越来越糟

仅在一年之前，佐藤一泽还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事实确是如此。当《金融与发展》于2009年9月对51岁的佐藤进行采访时，他刚被位于横滨的铃木汽车公司解雇，在此之前他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临时工。这位工厂工人被迫搬出公司宿舍，靠政府救济金度日。他和自己的家人两地分居，后者生活在其老家北海道。

从那时起，佐藤的状况就开始恶化。他承认“情况很糟糕”。他不仅面临着健康问题，而且从去年12月开始他就再也没和家人见过面了。他的律师对于他控告前任雇主，以期重返工作岗位的案子表现出悲观。佐藤说，除去房租、水电气等费用以及交通费，每月只剩下30000日元（约合367美元）可用于吃饭和其他开支。他与妻子离婚了，为的是让妻子也能够申请政府补助金，而他与家人团聚的希望也很渺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佐藤很平静，但是我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对自己现状的不满。

他说，“我们很想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场官司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有可能会超过十年”。

长期以来，临时工在汽车制造业所扮演的角色很受争议。高峰时期，估计有380万工人进入这一行业成为临时工，而政府声称使用临时工对于雇主和工人都是有利的，这增强了工作的流动性。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公司从中受益更多，因为解雇工人变得更加容易。

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经济危机，由于需求的急剧下降，这也使得日本汽车业

的临时工陷入困境。佐藤认为，工人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这场衰退所带来的影响。

佐藤指出，“这里的大型企业有着充足的储蓄和资金，所以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度过难关，但是那些小型企业和承包商所处的状况却非常困难”。他补充说，那些正式员工现在的情况也不怎么样。

“一些人被迫提前退休，而其他人的工资被降低，有些甚至被解雇了。”他说，“大型企业仍在盈利，但工人的工资却被降低；日本那些大型企业发现在日本进行生产已经无法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它们在海外建立生产线”。

“我试着去做兼职，但是如果我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那么我就将在这场官司中处于劣势”，在从事工会活动的佐藤这样说。他在全日本金属与机械工人工会当志愿者，在有关会议上发言并为那些失业者提供咨询服务。

在起诉铃木公司案件所涉及的12个人中，有些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有些正在参与新岗位培训，但仍继续寻求赔偿；而有些人（如佐藤）则依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但佐藤是唯一一个要求重返工作岗位的人。

佐藤说他将把与铃木公司和政府的这场官司打到底，这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最终不得不放弃他的婚姻。

“我对我的妻子说，如果她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如果她找到一个不错的人并想再婚，我都支持。”他说，“我会为她感到高兴的”。■

本文由在东京工作的自由记者朱利安·赖亚尔（Julian Ryall）撰写。

阿根廷

新职业

古斯塔沃·拉米雷斯的生活水平在2009年世界贸易不景气时曾一度下降，而如今他已不是一名码头装卸工人了。

去年，当经济大衰退袭击阿根廷首都时，拉米雷斯和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工作的同事被迫缩减工作时间。

即便是在收入减少、他与妻子和四个女儿的生活非常紧张的时候，拉米雷斯仍然冷静地面对这一困难时期。去年，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采访时，他表示将利用自己多出来的空闲时间参与码头工人工会的志愿工作，因为这一工作能给他带来成就感。

如今，世界贸易已经迅速恢复，阿根廷的船运业又再次兴旺起来。因此，拉米雷斯的很多同事的工作时间也恢复了，同样恢复的还有工资。

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装卸工人以及拉米雷斯本人而言，生活状况正在好转。但拉米雷斯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名码头装卸工人，而是工会的一名官员。

拉米雷斯在码头做了三年合同工人，而去年利用被迫缩短工时后多出来的空闲时间从事工会的志愿工作促使他转投工会，从事工会全职工作。他在选举中获胜，如今负责单一阿根廷码头工人工会的联络工作。

他说，他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子。“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政治，也一直在寻找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他说刚开始在码头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个机会。

古斯塔沃·拉米雷斯成为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工会的官员。

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比起发达经济体来说，阿根廷经受住了全球危机的冲击，并已经显现出复苏的迹象。例如，2010年前六个月的出口增长了18%。

38岁的拉米雷斯说，新工作的工资和他刚开始在码头工作时的差不多，不过比去年的工资高不少。去年，他的工作时间从一个月约24天减少到了14或15天。现在，他以前的大部分同事（1500余人）目前的工资都比他的要高。而他们税后工资的迅速上涨正是始于2009年年末的经济复苏的产物。

他说，“码头工人的工作时间在去年增加了不少。目前，一个合同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6000比索（约合1500美元），而去年的工资仅为现在的一半”，这主要反映了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非今年工会赢得的工资30%的上涨。

即便如此，拉米雷斯并不羡慕他以前那些同事涨

一直以来，克劳德·布鲁诺从美国新泽西州给他住在海地的表妹弗朗塞特·皮卡德汇款。

工资的这一情况。对于他本人，生活比一年之前好了很多。他说，现在他们家租了一间更大的公寓，并能够去看电影或者“常常”去餐厅吃饭了。

然而，对于拉米雷斯来说，收入并非是他生活的推动力。他说，“以前，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但那时我认为我可以作出选择：要不用积极的方式与现实抗争，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子；要不把自己关在家里，任凭世界把自己抛弃。当我开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当你还很年轻的时候，你相信革命的乌托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逐渐意识到国家正在经历的历程。这一年，我重新获得了希望”。 ■

本文由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族报》的记者佛罗伦西亚·卡彭（Florencia Carbone）撰写。

海地

情况没有好转

海地常常被认为是世上最不幸的地方。今年发生在这个加勒比小国的灾难似乎就证明了这个观点。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海地这个依赖侨汇度日的国家受到重创，紧随其后，在今年1月发生的那场毁灭性的地震让这个西半球最贫穷国家的情况雪上加霜。

弗朗塞特·皮卡德（去年《金融与发展》对其进行了采访），海地的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就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之一。目前，海地还面临着另一个灾难：霍乱的蔓延。而《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无法确定皮卡德和她女儿的居住地。

即使在地震之前，和其他很多海地人一样，58岁的皮卡德一直在为应付开支挣扎。她的表哥，60岁的克劳德·布鲁诺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养老院当洗碗工，偶尔会寄给她30—60美元，以支助其生活。

五个月前，布鲁诺同他的表妹通过话，得知其在地震中幸存了下来。不知是由于经济原因或是地震的缘故，皮卡德搬离了原来住的地方。据布鲁诺上次打听到的消息，皮卡德现在住在专门提供给那些新的无家可归人员的帐篷区。

IMF驻海地代表雅克·布噶-海格比表示，重新安置由于地震造成的150万无家可归者仍然是最严峻的人道主义考验。他还说：“面对（地震之后的）紧急情况所采取的初步措施非常有效，但重建阶段的进展却非常缓慢。”

IMF的经济学家奥赫里·马丁认为，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由大量海地侨民汇至海地的侨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所增加，表现出“显著的弹性”。

IMF的数据显示，生活在国外的海地人（绝大多数在美国）寄回家的侨汇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约每年15亿美元。“在地震之前，侨汇是该国获得外币的唯一的最大来源。”马丁如是说。但是，目前它已经被地震救济款所取代，位列第二。

地震使得侨汇的数额急剧上升，随后逐渐趋于正常。IMF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10年9月的侨汇金额增长了7%。

相比起以前，目前海地更需要这些资金。

地震造成海地的损失达到其GDP的120%，而这也使全世界对其进行大量的资金帮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以IMF为例，它向海地提供了高达1.14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援助，并免去了海地用于重建的2.68亿美元的未偿还债务。

尽管有这些援助，海地仍需要努力降低灾难所

带来的影响。同时，向其800万人口提供食物、住房、干净水和卫生设备已经使得该国有限的资金变得非常紧张。据联合国的统计，即便是在灾难爆发之前，该国80%的人口的日均生活费仅为两美元，甚至更少。

干净水和卫生设施的匮乏使得霍乱在该地区爆发。在本期《金融与发展》出版之时，海地当局仍正在努力控制这场疫情。而这场霍乱已造成1000余人丧生，并引发了反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暴力事件，因为海地人认为霍乱是由他们引起的。

与此同时，身处2000英里之外的克劳德·布鲁诺关注着家乡事态的发展。他仍旧在新泽西州的那家养老院工作，省下钱寄回给海地的亲人们，并希望海地能从连续遭受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而这些灾难也使布鲁诺个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他有五位亲人在地震中丧生，其中包括他的一个孩子。■

本文由《金融与发展》的助理编辑妮可·布莱恩-基曼尼（Niccole Braynen-Kimani）和高级编辑康铉承（Hyun-Sung Khang）撰写。

美国

生活的劳动

施特尔·帕特尔在不久前还是纽约市失业人员统计的对象，不过现在她的新工作就是研究这些统计数据。

帕特尔现在是纽约州劳工部研究部门的一名经济师，她所在的小组负责监测纽约市就业市场的兴衰情况。在2008年5月被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解雇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她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当她在劳工部曼哈顿总部面对那些焦急的求职者时，正是这一经历使她能轻松应对求职者们提出的让她简短地描述对该市就业和经济前景展望这一问题。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因此我告诉他们：‘我曾经和你们一样，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积极的状态，因为有很多工作岗位正等着你们’”，帕特尔这样说道。

这一年的变化可真大啊。

在类似于好莱坞式的“一夜变得富有”的故事中，帕特尔在申请失业救济时被她的现任老板“相中”。

这份申请包含一份她的简历复印件，同时劳工部的工作人员还会向她进行一个介绍——这正是帕特尔现在所做的，向这个城市的新近失业者进行相关事项的介绍。

帕特尔的现任老板，劳工部劳动力市场分析员吉姆·布朗说，当劳工部的官员想要寻找一个有经济和金融经验背景的人时，我们从劳工部的数据库中发现了帕特尔。

施特尔·帕特尔在美国纽约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为一名经济师。

帕特尔曾申请过这个职位，并从一大批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我们需要同很多人交谈，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位既掌握分析技术，又拥有良好表达能力的人，这样才能以更为通俗而非技术的方式来讨论这些数据，”布朗说。

帕特尔的工作之一就是与那些即将被解雇的公司职员谈话，并向他们提供纽约州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展望。

据纽约州劳工部的统计，今年9月该市的失业率为9.3%，仅略低于当时的全国失业率（9.6%）。纽约市各区的失业率也不相同，其中布朗克斯的失业率最高，达到12.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估计，全球经济危机的人力成本下降，全世界的失业者约2.1亿人。

33岁的帕特尔反思过去两年的巨大变化，从刚失业时的震惊和痛苦的经历到现在通过帮助人们度过类似严酷经历中找到新的生活意义。

从她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到位于特里贝克的办公室步行只需要15分钟。对于这份工作，帕特尔感到十分满意，她的同事和那些她帮助过的求职者对她都很赏识。最重要的是，帕特尔有工作保障，而这是她在华尔街工作时所不曾拥有的。

“我现在比起以前轻松了很多，也更加健康了。我每天下午6点下班，而且再也不用成天盯着黑莓手机了”，帕特尔说。

帕特尔也承认这个工作的缺点就是工资不高，远远无法与在投资银行工作时的薪酬相提并论。

同时，她的那些期望雄心勃勃的、有才华的帕特尔重回银行界的朋友们也带给了她不小的压力。因此，她不得不解释说自己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并且为能重新开始工作而感到幸运。

帕特尔说：“我妈妈总是说我很幸运，我想她是对的。”■

本文由《金融与发展》的助理编辑杰奎琳·德洛里耶（Jacqueline Deslauriers）撰写。